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二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三十四首

答王大廓先生書

答王吾崖侍御書

答陳文岡舊給舍書

與王三渠宮詹書

答傅應臺巡撫書

答貴州大巡張子書

答王石岡總督書

答蒯鎮趙主政書

答許少華中丞書

與鮑思菴中丞書

答姚惟貞侍御書

奉敖東谷先生書

答許少華中丞書

答王石谷給諫書

書

答王大廓先生書

在昔苗寇弄兵自麻陽首難已流毒貴州之境轉薄

更非必且犯蜀蜀有旦夕不測之害蜀執事不爲逆折豫防之計又蔑戮力共濟之誠藉口隣人而解患去已於是以言贊先生當其念歸自利而已非有機穽必陷之也乃至譴逐收還印綬法浮于臯萬焉茲其故難究詰矣且撫臣奉　天子命秉鉞萬里之外許之便宜崇其體埶凡以震伏戎旅威懾夷獠爲疆埸固耳乃當塗君子壓公家念快私憤啟事端折辱大臣破壞國紀卒之怨積亂盈反中其身歎之恨之方翁在鎮其措置施設皆籌中自信不作虛㤼夸毗之習要之累久績效乃章顧行未幾罷去頃張監察

自貴州部中貽書京師以爲九簣功止忠謀勝塞以暴先生之寃張于言非謾人人信之然必入告　天子下其議于有司其事始大白雖公論在衆口徒嘖嘖耳未有補也今苗患未熄至老兩省之師于境上而本兵徇言者計增設總督其議益大謬夫總督承征討之令有急難則削之然苗孽非可以一舉兵破也匿形茂林深箐之中彼能窺我我不能窺彼時時出其空隙之際以見傷輒至得意比官軍至則復匿不見即多其徵發利其戈矛將安所用之究其務唯在兩省撫臣伏機伺時因其所恃反用之出其不意

批擣之一則創再則懲三則革面向風此計之得也往翁在鎮時曾陳平苗便宜詞甚具附敝鄉郭僉憲致之會前事錯迕不獲達竟以書返禎守在文墨然詞稅非性有惟生長西鄙固嘗講戎馬之後思効鉛刀一割之用尚幸得請改職任使當投筆負戈求長策以靖外患不至久頓士卒虛耗餽饟也禎今年四十有三歲矣逝水不還白日易下誠懼老迫志謝與腐朽同耳翁官躋臺府早樹嘉名風雷若變無處東山不　賜環也聞江湖間多霧露惟愼防保嗇副此惓惓

答王吾崖侍御書

今公所按地即古桂林象郡之域其民雜獞猺其俗黠悍不可理然公至則順習就序矣今日廣西大事秖坐征苗用兵耳然苗非可以旦夕破一再舉平也攻之不克守之不可久釋之且休則益其輕且教之恣此其中固須祕術神智若昔良平之爲計乃始戡定如願不然則彼見沒林箐之中迅如鷙電譎如鬼魅利刄長戟將安所用之近時邊將喜功俘一虜獲數級奏謂得計嗟乎此直可閔已虜耳非所以示大創抑寇心也吾崖沈謀大智能爲 國家解千萬禩

之難而輯和其民人望之侯之語比監司于鷹隼者謂其善搏擊也乃今廣西之政不專尚搏擊尤必賴倉桑高手旣鍼砭之隨熨劑之斯扺抗阽危之上計也楨西鄙之人也好言戎事然末由見效衆不謂信吾崖肯信不自違別來每與洞山深念之以為吾崖篤中直道為尤人之尤玆使出必有焯焯在人口者會使來逓翰音慰我中曲惟愼圖廣益策勲萬里懇懇

答陳文岡舊給舍書

令公再遷不離有司有案牘之勞形役之苦然視三

閭大夫長沙太傅則有間矣彼兩賢者旣往遂不返其主以爲遺物不問日者　天子追公往疏　詔有司問所在今作何官甚念之矣譬猶寓實于人主人惜戀之竟必取也覽周郡志略則見公之居積綮富焉又多自發臆見不襲常故而體例新異與史家頗殊乃意主湔洗遂去古律度弗顧矣志中往往思袪胡正俗夙念未盡展故云方今務在擊胡而正俗次之今上黨郡虜嘗大入掠殺其境內公往守其土鴻材鉅略防禦之固澤人誠賴之而又能正俗明日東大權弘美化則著卜券致可知也鄙人盍淺細一無

表見緬懷高風慚汗流洽

與王三渠宮詹書

今起公于野士論嘖嘖以爲邇所希睹亦無不頌
聖德之明相慶之公者可以觀人心矣昨李上舍回
已具斯事計徹左右禎氣紫孤禎恒謀西還玆公既
復青雲當需其至則投謁往耳部咨既到幸速發勿
淹久在幽江耽心難斷古有志急公家不告妻子者
矣又開歲或起大儀于時公爲宮府大僚若來不及
事倘煩　聖問持何爲答言之惕然今吏部虛右堂
不補意或有居功名之會疾趨競逐有道鄙之然遇

合有期得失有數期過數違雖聖賢不自振矣誠知
朝野所習勞佚殊性然地勢既異性亦隨遷每闕內
直諸老夜不交睫或當食奉　詔輒吐哺往至勞苦
矣久之亦安也斯乃公須臾事耳固宜先事習之也
楨疎鹵愚戇言涉觸冒頓公至即列大臣傳曰大臣
者小臣之表也況值　主上勵精國家多事大臣躬
匪懈之節則小臣忘鞅掌之勞矣三十年來士林計
數盛德雅度者必首逮公故去則人惜之來則人樂
之至則酬　主知答群望當知有懷而楨猶愀喞焉
者思効中悃爲秦人光寵耳昔有二人渡河而一人

再三呼曰急渡者後一人者業理楫先登矣則僕說
實類此也悚恐悚恐

答傅應臺巡撫書

往者西夏之役畢逮一隅而光燭關輔及移江西去秦父老無不願見節旄再入思得全沐膏澤者乃今復自江西移鎮我土也秦父老誠甚喜以為天幸神假將不棄秦人秦人獲甦也秦中自庚子以來邊報横警鋒刃內地騷然至痛苦矣先是撫茲方者瞻民艱則歎息至振䘏則縮手乃謂循習不擾體則宜然而五音不調絃柱可勿更乎聖人之治化裁變通民

始弗勸此非中無所有者可能也門下挾弘達之才而文轍跡徧于四方凡人情所便土俗所宜富閭委積比于武庫當必大有慰父老願者鄙人楨固千里隔亦日夜思睹其效爲邦人幸也儻察惠録且寻書儀悚汗之甚于其還附言申謝嗣圖顯摭門下用展夙私今卒卒未敢瀆也

答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録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剷陳體言革往昔所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

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實矣仰之敬之
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
不生才𡖏生其地者拘于陋格于習不睹所謂文者
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甘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
以來迨今　朙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苟鼓之
未有弗舞者也今録序中能發斯旨甚與鄙人之雅
意合故手録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
圖諜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
于漢　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
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𧦅侵暴之事此醜類恒性

要在宣諭防制之耳夔種千群咫尺之檄可定不當輒勤大衆煩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于初輕動師旅遂損三省之甲于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鑒矣峩山旣以振人文于此而又能定夷情于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　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　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禎本守詞垣與之校品秩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畧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鎭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蹵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答王石岡總督書

楨鄙人久塵詞曹一無表見比及三考卽已解瑕待黜顯復循資序遷出所不意然誠慚誠恐矣乃至遐軫翁懷獎予寵賚若以爲賢者賀而楨實非當也楨愚無所窺識竊嘗考訊古昔大臣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故君欲假重則于其人不問外內不計遠邇以藉其力保其大然也今 天子憂在西北而西北節鉞之寄又難其代故久而不還翁于內者以此謂重臣有遠勞則國家無近憂也翰言花馬之役更二序始得還鎮勞既甚矣然往立斯議者自

謂要奇可扼塞制吭虜莫得進令用之果若所策不也至移撫臣駐固原與督府分守亦可謂棄重梢本舍腹心之養而捄手足之疥癬也凡謀國之臣不貴新異貴要實可長久務在根領不在枝裔也十年以來用其議守之虜或入或不與十年之前事體無甚相遠乃知事在任人險阻次之今翁邉庭越二載虜無一騎敢南牧者即入輒不利則豈專守花馬之效哉禎以家在西方故恒講訊戎馬之技與制胡之畧耳目既熟衆議僉同猶懼未當故復請諸下吏願職掌不在是私為之定所是耳使者回附言申謝併具

晉說如此惟教之幸甚

答韓苑洛司馬書

今翁釋柄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爲國有老成輕重倚之豈宜固引求去而不恤其他此其言非不然第論大體不識時變耳公今在靜居中私自追數自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歸幾何人則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楨每見翁乞歸疏至輒以爲宜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官不究施海內人士共歎之他時當有爲明其志者楨雖典紀載事顧疎謭鶩下不能識遠表鉅爲先達重也慚負之至

夫復何云

與王南溟兵憲書

頃聞礦徒負山聚衆此但欲探利耳其或肆殺掠者本吾人入彼巢穴撓之旣苦乃又要利衆怒起而變生此小人受役不謹之咎也于誰乎尤爲今日計則莫如撤圍緩攻開其出道伺其解散歸里以渠魁姓名收捕之此十夫之力可爲也不然高山茂林戈馬不得施兵至不知所入不知所出徒以費供給損士卒耳矧春時百物長茂彼其山蔬巖泉可飮可茹不能坐困無何秋至又動防秋之役罷兵而去則威玩

守文不能久獨且柰何斯固明公所熟慮者則鄙人有越俎之辠矣適值潼關李舉人歸輒爲申致如此

與陳巽齋侍御書

令公奉　天子之命按治晉中晉俗好訟其人慓悍猾賊官能制之者輒以法中之故吏于其土者十往九折非吏不盡良俗皆弊民皆頑也自公建節而西持鑑而立奸人憚照燭不敢前俗漸漸更矣仰之歎之襄垣令王尚禮者其政務在制慓悍卽以法中之令患心志不明三人言而市有虎也以書抵楨惶恐之甚楨報令書言公持鑑在上事竟得白宜無憂襄

垣令者渭南人也華渭壤地相接禎自童年與共筆硯乃後復同計偕益三十年游矣知令爲人也令廉直方正不能婞婀媚世自爲士時恒自盟誓以爲苟當一官不爲　國家豎一勲除一患非夫也其素志如此令果用是及于難此賢士所扼腕而發憤丈夫所仰天而歎息也禎先令登第十二年方令未第時則日夜望其第既第領宰襄垣則又日夜望其報績入也乃令横罹口語困網羅中禎也情激義重寃傷悼痛念之爲昔桃家解衣而生友馬遷上書而白陵誠悲幽志之難明交道之弗立也禎固不類然情義

比干二氏以故罔恤他嫌輒瀆聽覽幸有以察區區也夫法者受之　天子使者執法私不得撓顧頼所爲令言者友朋之情私也令苟無臯能俾令得自着法也公所執也禎庸敢以私撓哉始公入晋僕嘗爲令言計必軫于中懷兹語枝贅搦筆戰栗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翁于蒲扺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遷而傳者言翁之體力精采强固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願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項南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　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

論以爲時非之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之也楨聞其言是之竊又歎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愼重之才湮沒而不見其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賈之售也旣賈不售乃恒暴露在外啟傷倪者心則宜匣而蓄之韓公審于斯機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覩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游盡日開口而笑卽裴公綠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熟知

切慕每謂君子苟立勲名于世卽安樂卒歲可也

答余伯初司封書

自去冬抵今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摛詞則宏深而典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胄卽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

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礪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陁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賞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卽自闗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庳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扎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

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煙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覔之弗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鬬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鬆半攺惟是心獨赤茍有薦伐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

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
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關
忽與王生斜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
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辨風剌滚
滚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巖廊心冷
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
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既幸通
籍金閨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
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兾得一當以報　天子寒
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眚之藪埶驅威喝殃咎之

門也僕何以為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答王大廓先生書

使至詢翁興居安適殊慰遠懷頃有人自翁竟者再數月按訊得白卽當還我故印綬矣夫偃龍在池一旦起而雲雨人始知神士人之屈伸猶是也今翁人龍也起而必有神答衆望矣仰之仰之禎每念賈居貨必集萬方之產異域之珍貴賤遠邇纖細弗遺人來求物應手與之斯贏利之多耳君子旣以赴功名場矣乃問之茫茫任之退退譬之暗室索物昧于涉

塗非徒無獲且有顛躓之虞故積不厚不發學不博不試此道古人有之舊聞楊邃菴王晉溪此二老者一有論辯率能屈其座人非空言才頬間人也措之事功炳炳矣今讀遺疏其厚積博學可考而知也楨以今謀國之臣苟肯廣稽旁究圖所爲安輯計者楊王非天人焉弗逮哉翁處江湖上三年矣固知懷于年之慮者鴻蓄淵識伺時宜售且楨所願一時之賢者亦在斯也使回附此惓惓嗣須再陳

與河西閻監察書

客自西來者輒道河西百姓歎以爲得公晚向使前

年大侵有公在彼中民命十全可也河西距京師六千里境遠法弛自昔已然而持斧使者往往又牧安静不擾之譽以爲柔遠當如是也夫京師腹心也四陲手足也手足有疥癬不能忍必療之平而後止治遠有異此哉公負才瑋奇力兼萬夫自僕所交游能與等埒者指亦不三四屈也河西有隳業頽俗非賴公振飭之其誰乎人言公在河西窮歷甘梁險涉嘉峪車轍所至便有甘雨嘉禾茂遂士馬騰躍此豈孱懦逡巡之夫可能哉亦赤誠懃懇故効之耳今虜寇東方大將不保謀國之臣爲之廢食且復慮延西北

幸公執箠而臨之驅策將士爲民扞患望之望之舊

聞海西冦與套虜和親甘州居有熟番皆稱隱憂公

躬涉玆土其講便宜之畧豫徙薪之議當安所出此

所謂社稷計萬世圖也惟留神無迂鄙人家在秦隴

倚公非細矧又蒙被優閎固謂里有賢者須一禮之

顧僕非其人也且悚且感使回附謝不盡十一

答汪春谷巡撫書

使至奉翰教始知節旄已駐濟上河道修復由來議

者非一卒不得其要領是以黃河之水不循而漕河

恒傷也今幸得公宜諳要領循黃之性而令無傷漕

河可必也乃者狂虜南侵徑薄都城卒來卒應種種
失措乃知太平之世不得廢武任事之臣不得愛軀
也使告去急皇皇附言申謝畧拾近事白之嗣圖展
賀覔順鴻也

與兖州高太守書

陳令訃至其子斗南擗踊悲號屢絕屢穌禎詣其位
弔之不覺鼻酸涕下而不可止也陳僕來訃者在側
因述陳令卒時公爲置棺斂衾含具精且備即其子
斗南侍亦若是止無能益也禎聞之即以慰陳子而
陳子亦云頻卒時有是耳高家丈人庇我父者委至

矣乃時不肯待卒而又加恩焉卽死猶當大馬報也
言已復大慟從者皆爲動容往聞公家自王父來號
稱德門感天之祐子孫爵祿逮及三世而公復仁厚
惻怛如此天之增埤于高氏者豈其微哉頃之陳子
告楨曰我父竟坐誣死是誣者殺我父也語曰君父
之仇不與共天當以死復楨問之曰何以言不共天
也陳子曰在上者肯明父誣則誣者死而我生不肯
明父誣則我與誣者俱至死乃所謂不共天也楨勸
之曰固矣且待之勿遽爲此執事者有裁決不令爾
父獨死誣者獨生終之當相復也乃陳子始出其在

兗州侍父死者從兄書曰父卒之明日府太公即收
繫誣者三人捶之此殆其端兆也幸竟與體之理之
陳子伏在苫塊荒迷不能作書再拜請代爲謝楨亦
爲陳子謝

答林平泉內翰書

在都日與公踪跡誠濶絶疎遬然私計我所篤信而
切慕者則莫平泉公若也近俗漸非施非禮之敬飾
違心之言乃人人靡矣故今交游中若平泉公者指
不一二屈也楨西鄙之人不能移其土性執方而往
宜與物忤乃顧槩于眷懷繫書相訊何其奇也送往

不有贈言慮羞征橐以故罷止誠不謂公旣富珠璧而又嗜燕石也使旋會被小恙思一勉抽一章卒未就嗣當附致不食言今時且踆役向吳中矣坐故廬讀古人書悠悠可想或言捐籍獨悟彼窮年竹帛者蠹魚等也卽若所云今論人者舍形骸而專指心神言之雖詳竟昧誰何惟平泉洽識古昔蔑偏枯之見乃敢進其愚說亦因以求正也

答張石渠給諫書

玆往本按功辠覈名實乃公更取自所閱歷衆所謀議事所便宜者具而　上聞僕幸得一劄誦之感歎

抵掌以爲近時一睹即引而儕之昔人若馬伏波之聚米趙充國之上圖則何過焉潮河川不可爲謀益人人難之矣今公欲夾岸起墩架砲防守足當百雉之險殊與鄙見合他議皆善若蒙 報可措之施行東北可無慮矣朶顏譎悖外脅與國而內恐我人究之則我人實誨之又縱之也公謂宜稍從裁抑用威保恩是矣至言撫賞漸溢舊額守臣遞相祖述僥倖無厭而不爲 國家深長之思則宜根尋本實追徵其辠可也玆奉翰教一 如對語見面有期延竚延竚

與南姜泉太守書

使同附言申謝計徹左右頃者　天子注念戎略徵用才臣在吾鄉則太華何公督統薊遼而少華許公尋亦柄授今且嘿嘿待除也獨趙浚谷繫官職方卑棲而不獲大振柰人情何自登第二十五歲年矣諸與同進者咸躋嵬峻而趙困屈之人下衆共憐之執事君子竟當置之便安所也大抵騰抑淹速士各有數數及之莫能塡之後數不及莫能引之前也且公何負于物望哉尚猶羈跡郡國與庸衆伍亦數未之及也苟及之九霄萬里計日可至雲鳥風檣其疾不啻也僕生本闇劣未睹　國家之大計偶叨校武之

役徒恐悚不得辭受役成事貽笑無窮公其展録流覽足信鄙言之非謬也

與馮午山大理書

夏首得公途次書督僕爲狀甚力而石渠張子時時又過督之乃七月一日稿具即手遞石渠氏而石渠云適有便使即函致之未知其能達不也大抵孝子之念在顯親揚名故其親之微言細故一無或漏誠不欲沒也而詞家之紀事傳信則固欲實而不浮類而不駁何者五味各一嗜五采各一色五德各一行自大聖以降未有一身而兼總諸行者也况婦道内

子乎以故芟雜繁言獨掇其鉅者列編而實録焉謂可傳而信也吾兄詞人之雄長豈以今狀爲莽莽哉僕典在筆扎猶慚薄技黠胡爲患又安能諜誠所謂具臣也公夙抱朴忠負才瑰偉今之制虜者計當安出議者孰是讀禮之暇慮必逮此春歸鴻便幸惠教音

與喬三石大叅書

春末曾具啟一通倂會試録一冊托楚使在臺史周吳峯所者致之門下計在必達顧久不奉報音則私有疑焉叅伯尊官徼垣重地自他氏得之誠足爲榮

至以居君矦則猶循調停遷非超歷有赫古昔所以
處賢豪者不是拘也乃者黠胡入塞而縱至與我單
俱隳于郊畿斯固百年未有之變也而一時任事之
臣曾莫有出一奇發一矢以與敵爲難者於是　天
子怒甚舉諸任事者乃遂　徵召舊人用之何太華
秉鉞劉鎮士論倚以爲重少華許氏嗣至坐而待除
二君者皆天下士不獨鄉里稱賢也獨趙景仁者負
氣大豪自登第二十五歲矣尚令抑首人下鬱鬱而
不得申衆共憐之久之當有便安所也竊自歎秦人
方其無事時他則摘發細瘢率從擯棄一值有難即

引使當前焉然則秦人者固治平之贅疣而危急之藥石也言之大噱公挾才瓌奇明習當世之務卽令擁節登壇可以坐郤胡騎制勝千里顧時無知之者獨曰喬君詞人之雄長耳淺乎覩矣僕分于時無裨又未嘗學墳乃驅之校武士茲何異借明于瞽也錄成不得匿醜幸門下鑒觀指示焉

與王樗菴僉事書

往秦翰劉歸郎深卧巖扉人事都絕此昔人鑿坏之意非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群而三閭寓言危忌獨醒夫既已去國爲山澤遯人矣

倂與其山澤游者絶則毋乃甚隘乎大江以南率高此節士有敝車羸馬毀冠穿屨者鄉里爭傳羡之以爲難能何者士富俗靡萬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他立抑情堅忍欲以釣奇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小甚矣公在江南稱正士才卿卽今塌翅林坳天風與便當更冲舉旣不逐流幸勿矯亢大過與兢兢尺寸者伍也項者黟胡躍馬直閣郊關士大夫咸用爲憂公固懷予牟之慮者計將安出且嘗委質爲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人行買渡江失舟所載俱沒二人者哭貨亡竟倚岸

毀瘠而死一人掉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既具仍賈四方遂營利十倍稱大賈焉夫仕宦之業猶賈也士之爲彼二人哭者衆矣若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爲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令他日仍遊四方應萬變可也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者之難彼局促若轅駒落莫若槁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觀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奇安所効之故僕卒爲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慙赤赤似窶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來未嘗不汗沾衣也凡此事有難言悉托之喻唯省存勉圖焉開歲鴻

順願聞報音贍思區區爾故且畧矣

答趙劒門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末也日者狂虜入塞而縱至與我軍俱陣于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爲擊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入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出矣督税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鋭遣四使而沿邊諸郡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内咸動乃所

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强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廣牒者知之而抵隙爲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剗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得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越俎爲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扺難之才即身處遐域心實縣于　闕下斯懷固同乃爲道述若此滇東自漢以來時通時閉　國家鑒于往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砥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

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既歷茲境盍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啓釁又爲　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宜此所謂柔遠能邇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鬪者其埶然也惟公亮察毋坐迂誕僕自壓士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合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何太華總督書

頃翁甫歷　闕廷而嚴輒震灼者此豈有宿交密契翁之鼓扇其在我又豈常卑詞降色爲之招引人固景附之哉實鋏出匣睹者動容鐃鑾蒲地過之弗顧輕重之情異也楨辱在鄉曲之末私歎有翁忼慨若此人情又若此異日勳伐立可奏效謂大畧已著而吉徵先見也自翁赴鎮後嗣至者纍纍凡與晤言者退而咸有軒輊彼其人固善招引者又有爲鼓扇者而衆不爲動世有大道物有大情誰可强哉從古以來豪傑舉事務先正紀綱明名分其次拊群心定約

東故功成名立而士附也今翁足躡壇上而首正四事他人所選愞顧盼莫敢措手者乃翁一舉而定此眞所謂奇男子也薊州一路爲長千二百里乃悉委翁而恃爲扞蔽苟一隅失守百堞之勞棄之無用誠知調度部署各有方略然地形違遝兵力稀少捉襟見肘理所必有翁不于此時追疏往跡明陳後事使成敗利害之數瞭若聚米他日即有匹馬緣崖注坂而下亦我之責無解也常持此計白之三渠公三渠公亦以爲然大抵盛名難居重負難勝賁育能任千鈞行百步未至咫尺而氣逆足頓人弗勇之矣今士

大夫所注望于翁者非庸庸也固將引韓白頗牧之績相比埒焉惟圖之念之少華翁旣到物情士望當爲君侯之亞他氏弗能逮也謀國者擬取昌平經畧之任畀之果爾則兩翁相爲羽翼薊州雖長無憂也聶子感翁之知聞其言卽思亡奔顧憚于自進不如毛遂之烈卒賴翁力呼取聶子則應轂至矣過臘倍寒塞上益甚車騎遠涉苦辛可知幸加餐飯厚衣裘副此惓惓

答孔文谷大叅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葢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

鄙野謭末人也于時龍爲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游解顔示胆披肝見愫僕實依戀歎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授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釜不同量固莫有能劵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咸兢兢尺寸之間最下者兎合公高標濶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洲呂氏言以爲文谷公瑰奇誕若不困于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何足道哉漢唐以來柄政竪勲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塞也　國家監于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

之士間亦坐此頹矣歷秋及臘有抱鬱鬱而不得舒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諉之猝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爲挫乃適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　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柰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彊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彊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涓即善聽然琵琶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途徑多歧不審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

謀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較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援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輸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卽弖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答張太谷司馬書

僕恒私謂以公器能令提三尺劍卽可堅勳萬里驅虜若驅群羊今復徵選士兵爲國增置爪牙事竟而歸卽以所自徵選者委之練習聽其調度柰何憂胡

馬哉楚和辨璞孫陽識駿王若馬無遁焉公將家子耳目所睹記熟矣固知所徵選者皆猛士也塡者敗除金部始符物望然猶未之奇也若欲見公能事必襲昔人築壇之貴推轂之榮使手足無礙內顧寡虞彼其時乃全錐出囊矣不直端穎露也僕守官詞垣平時不能著藏山之指國有危急又不能奮請纓之畧每念一至汗淫淫透重袍矣日來叨役校武殊背所學乃拾他人咳唾湊泊成錄今函而致之門下幸爲評教勿弃捐也使者將翰劄到取報甚遽有懷不盡十九仙眷休嘉附此以慰

與張雙渠太守書

往公在金陵再承翰教屬求便不得因稽裁報嗣郎有令擢竊以爲若到上黨則申悃易矣顧復悠悠以逮于今未能也歎甚歎甚公天性沖泊不慕榮利平生襟期誠依顏子世方逐逐轂華九州一軌乃公獨志在是竊羨何已顏子不遇乃退而其節若此今聖王御世群材畢奮野無扣角之歌而朝有連茹之頌何得遵時晦迹不著功名于竹帛間也私恐公志不移若拋綬徑歸未可也頃聞旣領潞安數月之間抑强扶弱與民安堵舉措興除率人搔頭吐舌而不

敢忤者乃知前札云云直言其志耳未便眞欲陋巷居簞瓢食也今之太守一郡安危繫之固須調停變通大不離法小不忤情咸與順適則流轂無窮矣若膠柱守株不審時變君子謂之節士未通于大道也此固公當所獨燭者僕言爲贅僕典在文墨尚不良于詞又安能講戎馬之秋忽叨校武實用汗悚錄成不得匿陋附使上覽幸評教毋弃擲也

答薊鎮趙主政書

奉翰諭得悉薊邊經畧已卜大猷又于他處見分區圖說瞭若身踏巖谷而目接險阨也大將跋涉之苦

諸君羽翼之勞槩見之矣顧惟目前民力百種浚削
譬諸數畝之田春取牟麥秋取蔬豆耒耜錢鎛相尋
于上者如魚鱗地力既竭何生物之能再也方今築
塞築堡併舉偕作作之或弗任舉之或弗勝則將奈
何以僕之見築塞急務築堡次之一功就一事興斷
手既易睹効不難宜白太華大將軍權度事宜燭照
物情慮未形之變審安內之策具而　上聞聽所裁
決則消萌定危圖于不見勲名德澤以漸俱收緩急
斯絕束急斯折理固然也鄙言非誕幸諸公諒之若
令鄙言得驗始更緩柱晚矣晚矣別離恒情四方男

于所有事也懷思沾戀友朋私昵今且可畧故不縷縷爾

答許少華中丞書

今翁爲　陵園守吏矣邊疆守臣能拒虜勿入則內地寧翁亦晏坐府中不得竪奇揚烈也假令東有薊州之警西有居庸之難　寢邑地重　主上關情所藉以保衛者翁也倉皇告急計將安出嶺以事責豫圖變須早見傳聞紅門以內巖谷層複其徑道可通往來者甚衆塞鏟削垣截山斷澗視要害最甚者則請置戍守之又必躬涉險阨登觀降望斯區裁得體

而設施弗謀也近世宦情苟得營所輒用爲恍不則怏怏此無他計便安要敵利也昌平誠齊薄部吏㒷稱人士皆知之然亦可以養節完名大臣身任疆埸豈得顧私願哉　諸陵邏卒逃匿居半與團營之兵同勾稽補伍倏集倏散無稗實効與團營之兵同法嚴則波瀾喧口然竟不爲患寬則苟安一時而有卒然之憂斯兩者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且事固有難難在埼埶耳至權度時埶者人也卒謾之難坐不爲理可乎河決川潰崇堤無功固矣然守河者竟宜築堤語曰憂國如家言共憂之無詳畧也惟翁保持是

心而已翁負𣪍當代甫離巖穴而遽領兵符　主上之所畀注縉紳之所具瞻非眇小也彼魏爵董階者豈少乎能揭休光震聽睹者幾何人哉楨辱知且十年所頃奉翰訊輒布悃曲以見企佇言中與否安計也

與鮑思菴中丞書

往翁持斧關中歲無幾何而萬姓繫思若將百年乃者仗鉞驅車再尋舊轍關西父老扶節望拜繈屬不絕楨即不睹其事直以舊德卜之當知其有是也洪歲以來旄頭照在幽朔故西陲甲卒稍得息肩茲復

徵選驍健自離分地遠赴戎行壯夫既去壁壘空陳
脫令虜諜者得知擁衆闖塞而入何以應之此不可
弗憂也翁發養元元不蹈湯火自松石劉公以還此
爲再賭頽今邉伍既缺則抽補之議不得少疑借募
之令不得不下此議行此令下則閭里騷動誠諭慰
藉消萌定危自公能事但惟早圖豫見之耳往秋虜
騎薄我城下一時憂國之士抱憤思振若將有嘗膽
枕戈之謀者比虜解去更復悠悠左稱方右譽圜匠
師操斤而莫定措手尋及開歲塞草漸青歎噫之斁
如昨俱起因思陳湯按劒而叱延壽延壽不辭矯制

之辠竟立郅支之勲兩于戮力揚威萬里況萬人一心又豈憂擊胡哉楨典在筆扎不宜越俎言事顧倚柱之嗟終非甚迂暦火之慮毋蹙夙夜鬱而沸洩懼成瘖啇以故不恤狂痴爲翁布之日者談吉凶聽者信而謝之君子言事聽者置不理此馬遷感而作傳以明涉世之難也來謁者爲表弟薄儀將忱具在別啟併冀照存幸甚幸甚

答姚惟貞侍御書

近聞公行部至商州逮捕大猾若干人故皆民間宿蠹衆口稱快聞于旁郡慶不能免皇皇竄避者不可

勝數斯可謂眞御史矣前按顯中者第慈悲大禪師
耳非所以禁奸戢暴振紀綱正風俗也寧夏失守爲
虜創殘若此之慘伏鉞者不得辭其咎矣今公旣查
稽明允不爍少遲況寧夏屬遠塞哉往年延慶有虜
旣部使者盛于匿不以告及告又不情本之護惜撫
鎭而遺念生民也今疏列殺虜萬人掠去畜產三萬
餘睹者改容因以歎公正直堅實大破舊套不蔽私
昵去時輩萬里矣僕又謂三邊甲士各戍分地尙不
能支胡乃今復應徵選壯士旣去營壘空存茲憂匪
細近在眉睫不可弗慮也見思菴翁當持此議圖之

思菴勁直敏達與之同心于事必濟毋謂我誕也奉翰扎加譽溢有秪增慚汗然憂國耿耿矣時事紛異人守一說不歸于是浸尋及于今日塞草漸青胡奴南望柰何柰何

奉敖東谷先生書

去歲獲承翰劄及所著書凡五種於時夏仲惠翁適得郤暑諸書則坐立觀之不知其夏日之永與炎歊之侵也既見熊子因屬覓便計托報謝而熊子自言頃之當以使還身可為繫帛之鴻已熊子不得還乃遂邅延而及于今非飾說曲為解也古之賢豪得其

時則行不得其時則退而著書鄙稗官小說無關體要苟當事實亦其志之寓也近世撰述塞于宇宙然多是非任情褒抑溢有　國家采風之官不立聽睹既狹則譜牒安托於是懷私忿世之倫藉是獲售而洩不平之抱至有隻詞相濺千古蒙垢者矣仝翁所著殊不蹈此一人一事咸當實不華影常依貌響必隨毅異日閑局紀事楨卽操是往矣熊子嘗談翁耆年而神爽瑩射矯矯如鵠意以爲有異術楨謂不然屈平顦顇殷浩書空此皆怫鬱在臆卽習爲大還不能澤其貌也惟翁脫棄榮名等之飄瓦四肢百骸謬

爲已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無異術也自楨所事數師漁翁卒于逆旅松翁正于首丘逝者長畢在者阻絕南望雲空不任淒迷曉嘗事鳳泉翁而鳳泉翁頃執兵柄值艱危與棲木不殊乃知江鴻海鷗弋人徒慕千仞高覽若吾師者鮮也楨濫竽詞曹十有七禩蔑咫尺之長須臾之譽往劉稱爲脪視一時聞之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然于今春始得還竟以書屬爲訊江湖無恙焉録幣二種伴往聊以見區區耳惟炤入幸甚

答許少華中丞書

往僕言事誠過激不能作軟語謂在今日固須勇任且既已受檄寧能弛擔追之他肩哉頃聞勾補缺伍八衛漸實而衣甲器械猶煩料理橫谷植木將防衝突而望效悠邈尚有急圖禁方滿笥貴在已疾謀臣充庭貴在批難東海之水誠多然無救西山之火也兹翁兩疏並能效疾而消害然以故事必下其議于有司始得報可會京考在俄頃百司肅肅聽斷過此當如議也太華何公身秉斧鉞而動輒掣肘邊墻罷築兵力又鮮近傳胡騎東馳朊若引轡南向柰何意何公自挾上猷此獨區區私憂耳三渠公以制且欲

還則不穀益牢落孤犴靡依澌矣悵然悵然望昌平咫尺乃阻瞻對積有愚悃既已而致長君茂才又復載之紙奉翰諭已領畧矣考後世事當復翻異念翁具六翮無言黃鵠不高摶也

答王石谷給諫書

不奉光儀十易伏臘瞻憶何如項緣　國家講武秦人乘時徵奮者蓋數人乃獨不逮公世固有知公賢者顧猶泥于舊例以爲破調駭衆執事之臣縮手而不敢舉徒且嘅噫之爾自何許兩翁入內與談及者並往往稱惜然無柰執事者何僕所眷眷于公者尤

萬恒情顧么麽之子充在下陳郎力前爲鼓說無能爲公銖兩重漢廷狗監空號知巳此湘潭放士不免悲吟也僕自信他日不能効時変用思早自解歸乃牢被樊籠不得脫側望西雲時時悵惘頃將上謁國圖請告苟幸如願當共結廬太乙山也往奉翰亦軫念可知附此謝私

梘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二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二十三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書二十三首

答趙劒門侍御書

與趙景仁兵備書

與張南溪侍郎書

答張元洲太守書

答鮑思菴巡撫書

答姚惟貞侍御書

與王兩洲太宰書

書

答趙劒門侍御書

今公此疏皆處人骨肉之間定人危疑之事既又究覈既本諭所尊以恤孤寡責所親以息釁端詞雖温

厚然大義嚴切矣漢儒言治大獄須用有經術人則公其是哉仰之歎之滇南越在萬里部使者所憑以感悟　宸聰申達幽隱者獨咫尺書耳言能中窾見能先幾斷折萌消患方隅所賴以寧戢也槙雖典在文史時搜覽四方章疏苟當于理輒爲擊節誠念人才之難也彼方廉正直豈不謂賢然苦節自檢者皆能及之至辨捷裁斷非天畀授未可勉而能也自食大庾粟十有七歲茂能取尺寸之功展米鹽之効今春考察分必斥放乃顧復留齒髮逾邁向往日頹坐憶時髭面熱汗下至淫淫沾几席矣公軫念同袍訊

及夢蘭此夢不易得猶復𧹞𧹞一丈夫也柰何柰何人生進不豎勲名退不謀宗祧兩者咸失之尚得謂士哉無何郎抗疏休矣獨患乎弗能遂也

與趙景仁兵備書

叅將趙白樓者故鎮保州時曾與識面今十七年所矣中間興仆仆興不啻三五乃兹復興與公恊理戎事其大槩可睹巳為人多筭且便捷了達時中機宜而公披瀝奉職不縮不僞兩君為一各用所能于事必有濟也僕有二癖恒自苦之又不幸不得朝夕觀磨柰何㓜志好高沾沾自喜猶之宋人寶燕石遇周

客而不肯下也有自是之癖念作輒往命駕所如每至塗窮有率意之癖明明自知之竟不能力抑按也望廣川不遠南風便幸惠報音且作藥石

與張南溪侍郎書

去歲奉翰教及腆儀侵尋到秋忽有虜患諸臣咸共憂之禎也食大庾粟獨能晏然坐視遂廢一切往來報謝因之久稽開春復值考察分當斥逐結束俟玦既乃復留始理人事於是解裝檢翁寄示二俊之文讀之遵來命謬施點竄又以通家故不得徒為蕪言以甘聽取悅也舉業文章名家非少而翁之作稱鵠

謂其中立而學者可赴也今賢子若孫讀架上書聞秘密訣自當肖似乃猶尚弗逮者則習之未究也令郎溫潤而有沈痛之思令孫俊拔而多奇崛之識總之皆千里步也各極所長去所短一變至道即可探取祖翁故物矣今時舉業濟渡桴楫耳登岸則舍之苟足獻吾身未須猾猾苦索之禎嘗竊慨農秉耒以利耕士執業以効用乃今所業者與効用者異故士或半世弗售半世以前精力殫于是秋卒之成敝帚也人恒歎曰乏才乏才夫以四海之廣乾坤之精所生何嘗無奇直所學誤之也且無論賢聖事即蘇秦

少時便讀陰符工研揣摩之術久之精曉曰持是可以說諸國矣一說而六國景從金印纍佩後世推以爲鼓頰之宗歎不能及假令有若慕秦者自少習之浸淫十許年亦未必弗秦若也古人書劍兵法風角卜筮九九諸數率自童竪學之以故用之輒驗況匡國理民其道又鉅此乎苟欲蒐羅茂異盡一世之英宜于科舉之外依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則淵珠不留群材畢會治世之大機也顧今甲一定莫敢增埤稹云云者直歎之耳往叨校武之役錄成初擬寓致尋復蹉跎今併上之幸無坐怠弛也春來台動意必

休嘉附此以候

答張元洲太守書

凡公歷兩郡咸有異稱今領大名益復藉藉此非可緑飾炫鬻得也十七年來一時同升之雋浮沉流散不可勝原而齒髮更變或少得壯或壯得老間一相見髗目握手有餘悽矣人言公當以考最來也審爾我固使使候之又恐相見感歲轉益惻惻也僕今四十五春秋矣人生而逮斯景猶之注坂之駿脫彀之矢望衰暮斯須耳夕日易下覆水難收我壽幾何而尺寸未竪毎念一至汗未嘗不浹流接踵也今春考

察私已倚馬待玦乃顧不遣且冀幸與公晤問所去留士人奉軀充位莫有表見卽太倉鼫鼠耳我今誠似之以故眷眷舊鄉避賢者路也齎書使者還取報卒卒附言并謝芳訊須面更布之

答鮑思菴巡撫書

頃從他家得翁留兵疏草讀之其志忠其義正其詞痛切而不涉峭崪可以上悟人主下愜士論言事之體正爾若此枝詞藻幅秖能飾觀聽于事安裨哉比議下本兵果如請得留兵五枝不遣由今西北一面恃以無恐卽其兵不能力鬬然爲容好示威則有

餘矣宣大新開馬市國人可者半不可者半于高明謂何古人謀國遠者千萬年計次者百年計又次數十年計目前應卒不可言計避難逭責冀以身免而不顧其他者也　主上注念邊畧思埽胡塵置疆埸于萬年之固至惓惓也其誰為圖此計乎僕以翁矚覽深謀亦衷體國必嘗設算于懷幸先以示相知乃後謁閫于　上可也佇竢佇竢使來辱翰教附謝不盡

答姚惟貞侍御書

今關中諸事以公矯矯之風漸就緒理蔑可慮者獨

亭障空虛或啟戎心是不能不軫胸臆耳寔夏被劇之甚客自秦中至者頗能言之惟在論列中者淆亂其說以熒惑君子之聽則自討脫懸故與公爲犄角兩家並訟是非竟各有歸其愼慮之可也方今宣大開市與虜商易馬後事難量今將柰何諸處徵調之兵本以赴急久而不散或唱思歸之引且天時恒暘自黃河以北太行以東赤地彌望木皮草根剝掘殆盡塞上修戎而內地乃荒恐有持白挺乘昏暮爲村市患者目前萬事俱可流涕所幸　主上明聖加意制胡之畧一禱不雨至再至三必沾濡乃已卽周宣

之選徒振旅成湯之露處桑林何以過焉使在事諸
臣協心戮力仰奉　九重之慮則羯胡不足畏而旱
熯不足憂也搖筆述此爲之慨然鄙人徒耗倉粟坐
觀時政不能効毛髮之力華嶽巖洞可藏吾身日夕
翹首悵惘悵惘

與王兩洲太宰書

頃吾師大廓先生至一見揖而訊翁因悉山中歲月
非人間世土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偻客還而卜之
亦可栖形定性完精而蓋筭也世事風雲倏忽幾變
舍筏登岸棹視中流乃知濟渡之險艱矣故翁居山

中一丘一壑則萬金不移逼庚不損也今年七月當翁七十之辰吾師軫桓山四鳥之情語楨曰羈而不得觴祟何因以詞屬令申所爲壽者楨受簡不敢讓比詞又不敢夸詡緣飾以厚誣長者今在篇者咸說實道有不溢一語郎文謝藏山而義取從繩無論史家備采擇且令實錄入家乘也翁家兄弟並繫當世之望居者宜止仕者宜通轂稱籍甚于搢紳間非楨一人之私口也而吾師感今耳目所接復戀南枝楨以旣挂網羅誰能解去固須摶風振翮圖萬里也楨關西鄙生自十年來被蒙渥愛逾于骨肉今器光祿

君歸附具一幣爲壽物不逮意臨發依依

答李直夫主事書

書至始知使車駐代薊歷偏關度太原而跋涉至此路經數千月破六回可謂遠且苦矣入臣勞王事有若此者鮮哉方今虜衆以候開馬市爲名四呼部落集甲塞上密如雲屯結若蜂攢其意欲如何不卜而知不問而得也所徵諸鎮兵在塞上者號稱健兒能與羯奴示一創乎不也居中任事之臣念　天子憂胡未滅於凡饋食厲卒之術籌之旣精施之亦詳且備矣而呈書一至猶不免勗勦者何也卒能食不能

戰食雖饋不能飽也茲計所以飽宜何如而可夫古爲壯士俠客擊牛釃酒吹笙竽舞長袖乃肯借軀報讐爲國敵愾今一飯不厭腹固然亦其人顧私愛命蔑忠憤之氣又將帥之教不先而軍興之法不申也僕守在詞曹論四六校斅律自其本事顧念往歲四郊多壘農夫輟穡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間哉以故數從客談戎務究所爲破强胡而抒國患者言者紛如卒未効實惟公以飭事親行塞上彼夷之情我軍之狀熟悉之矣其教我毋諱可也

答孫用脩侍御書

使來奉翰劄獲悉使事勤苦殊費心力比他省不同
且以見南北民俗猶夫氣候以治北之術治南是挈
狐裘而市之楚也今公得所以治矣邇者從謀臣議
旣開馬市虜酋旋復入寇疏言胡騎在塞下者號四
十萬計將大入至驕暴矣初謂市馬可覊縻反乃示
怯招寇由是觀之務實者先自勝飾虛者祗自誣耳
今年胡騎早集先昨歲一月而數復倍之邊臣告急
都民懲旣往之創荒荒怖悖易以搖動私量我兵猶
謝昔時斬將搴旗之雄鄙人之危衷恐懷即如駕海
艭濤升木被風顧未有一奇能紓目前之急愧且欲

走未可也讀公條十二事種種中患越在萬里心乃
縣于　闕下古所謂純臣非邪歎之賀之待防秋期
逝諸鎮咸寧更圖書報以明忻慰之私

答何太華總督書

茲讀公疏分布兵馬拒守險塞相地要緩爲兵疏密
筭數旣精條具又晰他郎百輩不能得此一也至謂
增調民兵防衛　陵寢益見重本慮大之意言旣中
窾自宜聽發今內地諸司懾于　聖諭之嚴凡可巽
患批難者輒投足下爲之無慮有謀復未遂也且虜
酋旣與開馬市矣抱帛牽馬曾未旋踵即殺掠恩信

難結羈縻之說竟非可恃獨修戎壘練武士乃我長計亦我本業以公之肝膽自足感奮諸將以公之威令自足鞭驅三軍頃來邊奏屠端內地莫弟知見所言曲折群指而笑之部將有襲是計來獻者勿聽禎覩今日虜埶驕于往歲若更大侵蠶蠡不已必有念宗社痛人民一臣者出尋究驕端伏廷請舉此所謂後災也惟先見早圖者免焉使言公身歷崖谷食宿于草露之間甚勞苦矣今諸司苦患胡皆曰幸何老守北門無恐故公思欲上寬　主憂下答士望誠不得不汲汲也有病于此經醫十數皆無功主人不問

扁鵲至主人曰幸君以一劑謂扁鵲能生死人也今士大夫所注望公者頗類乎此前時一二浮言猶之朝煙暮靄倏忽流散身爲大車必受重載姤口無有拭目者多也數承翰劄猶而未報詎有他腸意必亮察大抵位重則槩言不前其言稟耳惟留意詳覽邸說更觀後事所至則楨乃何氏之忠黨也

答喬三石大參書

往接嘉翰暨腆貽乃使歸殊遽不肯少須取報今其使再返始附書謝焉諒不至爲怠也公鴻才遍方不可以一隅名卽自引謝不能于戎事而世固弓之矣

且所謂治戎旅者豈必勁捷若扁善騎射角膂力哉識機達變篤中不敢視公家如私乃稱將萬人統三軍者也比歲講武一時驍雄蹈厲之士蒐羅碁置然兵不稱壯何也篤中不敢視公家如私者鮮也公于斯兩者咸有之故僕推謂可恃以能振積弱排紛難者此也方今馬市既開虜酋旋復入寇則盟誓不可恃恩信未足結獨有戰耳而戰又難卒以語百策皆收而一效未覩諜傳虜騎屯塞下殆四十萬朝夕且入將奈之何此之爲憂知公固同之也使言公或以賀　萬壽來也果爾則侍對有期矣東望海雲可勝

延佇

與高平令衛子書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豈弟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奇黠獶巧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于今越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體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古以來善治者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辨良惡則吉人墮體而宄夫掉臂積久而名敗即

能政服振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而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辜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剌辜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辜刑朴不犯非我所致即斧鑕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于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適于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持文墨者言何迂也泉南郭君獨稱于不輟口與余得之他喙者

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𣪍達于京師當復

爲言以賀

答趙劒門侍御書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筭勝負莽莽焉趣之至

令方伯徐子及于難此法所謂無筭而輕動者也且

徐子身爲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

所諳威𣪍未洽于蠻土而才略不逾乎中人獨何所

負而投軀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情辠犁然如

丹石子即百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

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爲熟計所爲撫者誠慮其急

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且夷種刼殺相
傾戕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苟值有辠必問
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
類一也育禽獸者牢籠之而已能馴之必不逸乎逆
酋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
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兄死以蕩
冊失水亦其怵于辠罰匿情逭譴即因其詞稍貰之
令　國家無赦過之典西南省瘴厲之師此謂治以
夷狄而包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
未睹其情輒入我師縶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

鑑乃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肯貸雲南遐在萬里四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示餘矧寬之乎石子不聽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業不救今欲治之何出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搢紳之屬得讀公疏者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斯且逮又為之嗟僕以公僨不任事最甚即一日不代固必銳身効命竟不遺難于來嗣也徐子幸得卹典朝廷憫其死亦以勵諸臣之忠若援漢事證之甘陳策勳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啟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瞽送死至勤 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

之憂稽彼較此則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答薛方山憲副書

邵君以公書來且道眷眷之情則公之于僕可謂厚幸矣古人有言人之相知所貴知心僕秦人也秦地廣川峻嶺山形見三百里河流之音屢聞十舍故士生其間蔑幽暇之行亦無大蓄之才若僕淺中狹氣寔禀土性然與俗戾甚矣乃公奮格衆之見謂僕可朝夕就乃卜鄰凡所與論咸當實不華抒憤中鬱有忼慨之節焉僕因竊歎公吳人也而負秦性故今弇絕恒存記憶誠有所符契非私而已也僕不到吳中

聞之山多奇峯水亦環曲晴晦殊狀而光景易觀故東南之勝區而秀俊之深窟也乃其地顧復産薛公豈非異哉今世人才亮直誠慤者十人而一聰明洞徹者十人而九故一人飾僞九人睹之一不能誣九故僞者竟敗一人執實九人睹之九不能勝一故實者輒彰有人于此於凡世俗之好靡一弗壹乃復匿端竄跡示若未有庸詎知前有顧者背有指者旁有議者四面受攻百藏畢見此僕所爲抵掌而笑頓足而恨者也取以較公何啻人鬼之别鳳鼠之不同哉自僕交游東吴之士不可勝記獨以公爲難能謂其

直露本眞無假緣飾具中未有兩也夫玉無完粹帛無完采故瑕不能毀玉之名纇不能減帛之色直士而務曲勝負全節者恒必敗有僞飾也若公所持令積而至百年何敗乎邵君稱公獎予我者率非吾所有僕莽莽鄙朴人也邊隅用兵自惟愚孱不能進而統偏師之任効一割之用至語本業則守在詞曹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謝濫竽之譏誠若昔人所謂仰慙玄冕俛愧朱紱者矣以公既知我不嫌暴短他人聞之將謂懦哉秦人何鷙也邵君溫溫退讓有古太伯之遺敎焉乃其師復有秦

風何也神龍芝草隨地而出非方隅能拘今公亦云流傳巡試諸郡所過士有服詞越人即善點化人不能少加于公也雖然固須加意所未具者則邵君有口往許贈言卒之不負然諾玆冗冗未能也

與王三渠少宗伯書

自郊關別來奄歷三序懷戀高誼固所謂神往形留者也乃後得翁途中二扎而以扎至者又致翁口教最悉哀苦慨衷又復跋涉乃猶眷眷不斁若此即骨肉何加焉顧揆分量能不能副所期冀世未有赤子抗鼎怯夫探珠者也獨懼虛名爲累側目者衆私

心惴惴猶之駕風舟涉大洋將未知抵泊所矣聞翁歸居服舍料理壙事而禎之先人寄藏他土不得改封一快志焉翹首西雲淚淫淫下矣老母怵于昨秋之簷見秋甚思家禎日夜喋喋慰之人生進退觸藩有願皆違何以言仕宦樂也日下防秋之兵四集虜諜者知之雖稱月滿南侵徒虛聲恐喝耳第虜其兵鮮而忽縱也何許二老調度焦勞至廢眠食趙景仁亦將兵四千人協守薊邊矣東北一面泰人碁布星聯此禎所謂無事者也冬來果竟無寇中外休息將士枕戈而卧學士大夫蔑鞅掌之憂則禎計且承間

以狀謂歸積有夙抱種種不可解安能鬱鬱久爲客也

駁裔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諛故以技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爭所適也乃今所稱乎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諛者末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絶固未有蜕

弃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設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葢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

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搆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刻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撰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覓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

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别倘軫教懷無惓嗣音

與賈樵村巡撫書

關中人望翁履都撫之任始能槩被休澤如渴者思飲寐者問旦乃今果諧所願知翁卽有以答之也今外服諸司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不規近小乃可服衆志竪大猷也乃翁方嚴敦大種種有之視聽通于千里之外而圖畫每逮乎百年之

遠自楨所交游睹記誠未有比隆者也初關中設撫臺臺也　天子念此邦邉廓兼之戎務殷殷毋以內臺左右都御史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臺公務謙約卑減騶從下同諸司此優于振務者然非所以別等威也楨以爲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是皆察于小物未逹乎大人之觀也大臣擁節保釐人民隸境內者果以我之故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澤廣厚矣郎令以千戶食我百隊從我可也聖人之教先廣大而後精微孟夫子不嫌後車之盛傳食諸侯彼其中固

自以爲當也秦人戴翁將各獻美芹扶車轂以報盛德卽翁欲自卑減不可得以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緒成故楨于此借論之嗟留神聽覽不加之辠幸甚幸甚

與白伯倫論碑文書

使者守碑文頗久乃今始與遣歸却自愧其不文也吳太史狀編年蹤跡可尋而足下手錄行實文廣紀彈述總之皆史筆也顧僕之見以爲尊甫先生負才卓犖乃竟顛頓至卒究所肖似則賈太傅蘇長公其類也碑當論其世明其志令後世觀者知白公不伸

以此故耳故僕之文則表尊甫先生好詞尚友有數
搢紳間因之招忌賈謗所如輒不利此可以慰逝魂
信來觀矣雖語非茂古然而非誕也孝子揚親之念
安有窮已有咫尺之善卽求爲著之狀所録種種者
是也而僕以爲人之行猶人之面也人各一面士各
一行故依形而寫者其神眞因事而書者其德著泛
引厖雜不辨本實如之加塗于面人誰何之哉今文
采狀不能十之三四非敢疏畧坐所見若此耳篇中
不具生卒歲日與子孫婚嫁諸等者文成而諦視之
未有入處宜别勒之下方中間若更欲裒益以快追

稱之志無妨自刓削也南望江天不能羽翼去伸執紼之悰如何如何

答尹朔野太守書

今秋虜酋不敢窺闖南者非以他故實坐防秋之兵徵發四集虜諜者覘知之乃爾不入憂國之士幸其暫寧而謀所善後論者紛如卒落陳常千人之見一軌未有窮探極算息衆咻定一是者也茲覽公備虜事宜三策四議云者咸因事順時行之可及用之輒效固所謂智士之長圖忠臣之郄顧也方今有司疏請蒐羅群策尋百世之計苟令不奪浮言持是以往

雖界瀚海城高闕可也僕以豪傑立事有二道委任之專也國論之符也兩者缺一不可就毫毛之𪓐聽信廣博則士各自疑國人互不相下則才臣弗奮遠追往事近證君侯誠可太息柰何柰何奉翰諭乍有拂衣之思斯甚舛矣鄰人失火尚不愛體髮奔迫救之況國事乎實劒在匣終非長物神龍蟠泥若興雲雨則須也幸公忍抑竢時竟抒夙昔之憤目前是非短長勿與之爭且鷙鳥將擊必匿其影獨柰豪傑不然乎言不盡懷然大指具矣惟省度顧慮㡲慰知已

懈㑨懈㑨

奉王麓泉先生書

自聞翁以憂歸既歷兩歲坐風毛未順數欲申訊不可得然中懷耿耿矣私計今冬當從吉服而士論倚翁當一面之任紓目前之急固時時指較月日須其至也既禫即宜卜期就道執事君子方手挈節鉞左右顧莫有當者翁竟能辭哉頃來胡虜之患自正統以還此爲再睹而正統時有余司馬石將軍二人者銳身却敵有死無二虜三折北去以故疆場無事享及百年之安而胡運有盛有衰今會其盛時而余司馬石將軍二人者又不可呼而起於是憂憤之士有

俯仰之悲矣楨觸目激中不可抑忍輒爲門下道之
則古所謂流涕太息者誠有所感痛非迂而已也便
中鳳昔併禱賻忱幸亮在不鼻楨疎鹵謭劣視往滋
甚明春當必侍于京館鄙生之腹腸或有澆洗時也

答閻右泉祭酒書

使者未至之十日已有　朝旨乃今見使者儀誠有
愴然之懷焉且公受檄旣逾一歲而不之官卽苦疾
病困亦須力爲咫尺之書抵相知者令達當塗白所
以留滯鄉園之故又請所爲京考自陳便宜安在如
此卽無今日可也乃慮不逮此內地諸人借聽于流

傳之口輕信妄卜或以爲病或以爲坐有所覬波瀾喧口因以啟衆疑而觸公論此諫臣之疏所由也疏但駁公遼　簡書之程不及時自陳未始一語相濺則平生之槩可知矣顧獨不能爲君子譏昭昭之失此其中誠自致之未可嫁尤于別氏也自僕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然獨以公爲難能因謂其方熏堅直蟬脫于塵壒之外皭然而不汙巖然而不可下也異日紀綱風俗竟必賴之乃惟一意直行少回郤之顧其蹈危機何疑哉豪傑立事斯際最難大體旣竪而委折亦未可畧夫黃河豈不稱雄流哉九曲而遶

之海也君子之居世亦若是而已今公歸棲涂水之上然士論竟不忍釋羽毛若具無言鴻鵠不扶搏也僕天性愚戇甚不諧于時俗稅駕何所私切憂惑有頃且投劾去矣聊以疏間伺便耳使回附言申復總之披寫胸臆殊缺宛順恃惠子之知我耳

答潞安張太守書

張令以徵至獲奉翰貽故人之念惓惓若此上黨紬產也自昔有司為患苦不獨在今凡郡稱沃土出奇貨者皆其地之殃故秦之羢吳之紵蜀扇閩絲楚葛越羅咸以殃民而病國今公念工不下機不給其求

良苦哉良苦哉他以私請尚得辭却至如馬市所須豈能短缺稽滯之哉雅知公惜費恤下今且柰何亦惟就所不得已之中少加之意而已頃見東野君云公有避嚣之圖此甚不可者也方今進退俱制在人主冒眛投一疏懼有他虞幸審裁勿謂過計

答閔水東提學書

往龍泉梁君自京而返晉也其時屬倥偬不得具咫尺之牘乃因梁君致懐音諒梁君有口得徹之也晉大夫游京師者稱説君矦爲人師表有軌度可尋諸生翕然從之彼苛求備責岸然自尊大令諸生視之

若鬼神冥冥莫測其所向何以作士類指迷途也君侯居詞林十年與我曹共脉脉守祿乃今一出而遂振聲名若此假令沈滯到今則猶復脉脉也能有表見哉故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鐘既叩乃知其音斯兩者可以喻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忝詞林舊事皆老死筆硯間自度卽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棄段圖顧方今講備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遇孱愚不能任荷殳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腸一日而類廻與故人道故直披情愫也且人生得爲男子又得爲官人苟足立功勳無論何所柰何較外內

輕重哉詞林諸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建堅固衆人歆艶者哉使來奉翰刲益信在事勤苦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遣訊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書不盡意

與張元洲太守書

行于道經邯鄲問趙王故叢臺則莽莽一土墟矣道傍有呂公祠乃盧生枕上功名所也併此兩感以爲士人榮途相競亦何如趙王即百年剎逹猶爲短夢則澹然有懸車之志焉至聞君侯提兵守大名壤地千餘里平野如棊大城小城悉晏然安堵未始有匹

夫號呼于草澤者此其于功名甚燦爛顯盛矣乃輒復歆艷慕重之則謂天地間何者非夢不有往古安得來今士人固須乘時効績不宜作玄虛歎也斯志冀遇一識道者語之以紆旅懷乃世途錯迕車馬多背馳而君侯又越在大名未由展敘在叢臺館中問大名遠近驛丞云距百里許夫百里非遠僕坐扶侍慈輿不能往也乃具言令驛丞達之君侯其以余言爲何如哉

與艾西麓巡撫書

鄙人道經東垣而公所遇鄙人者居多破格之儀非

望之節在昔故人相值或至解袍贈車乃今所遇復過之矣竊自循省萬莫一可當也愧甚愧甚鄙人濫厠仕籍十有八禩所嘗交游海内之士不可勝數然奇瑰非常之才無幾也鄙人與公雖稱共土之私同升之雅至本所以敬禮歆艶公者不直坐此故也葢殊有公家之念焉方今天下誠號治平然虜騎往往有侵軼之患士大夫習于久安務于細謹至令批難解紛拊士卒請邉疆十人在列九人鼠首堪歎哉堪歎哉私嘗指數心較獨公足以當之無歉故自仗鉞以來薦歷二朞而威敵所暨規畫所施葢人人頌之

矣士有負宗社寄郎宜爲宗社重之矧公又屬共士之私同升之雅哉在公省中夜語奚啻萬言咸掏擢腎腸不惜忌諱公吾白頭之知己也當必存記不斥爲謾也俗士好妬其遠攬者又欲覊致宇宙之英收爲己有高標特立士人美節至于濟事就功非此輩能與也且公獨不見饔子乎調五味至和美矣當筵入席而上客無賞音主人將以爲不善味也饔子能復白乎事故有類是而患甚于饔子者不可弗之計也公守貞有素羞作世俗中人非智有明達誠志不肯卑也若欲濟事就功則固須調滋味快客吻令無

慼促焉可也而言既悉又此喋喋爲故人完璧計卽過誕何歎哉今次邯鄲護行者皆還卒卒揎筆布悃南去將兼程期及清明候掃先壠草萊也

答劉亦齋大叅書

由漢中抵華下可千里所乃公不遠千里道使使齎書加幣來訊鄙人鄙人誠竊愧之頃公之臨華與鄙人晤也蓋在斯須之間乃今所遺顧甚于夙昔之好百年之盟者此何以故也古之豪傑相見則脫龜解珮遠相臆則折梅贈魚彼固謂遭遘之難也鄙人誠碌碌卽今與公三日語不能一言奇而中矧斯須之

間哉故對使者有汗容非虛託也公歸漢中嬰情鄙人此其中固有謂獨自揣無有耳客有好游者歷覽名山大川盡矣至一石之怪一溪之愚猶必記之曰吾以志吾好也夫交道亦有類乎此者固不必結歡皆儁茂問貽皆畏等也使還附謝䫂所承貺不任之意若此因憶漢中有淮陰拜將臺今巋然存焉當其時才者輒上靡積薪之嗟以公之賢勤苦又二十年餘矣尚猶守在微垣滯于一隅由是觀之則鄭侯推轂之公信非後世所能望也書成忽漫及之

與張秋渠少衆書

華下山亭之會得公嘉篇紀之足矣乃固要鄙人言者何也富人已飽粱肉乃復甘薇蕨貴所鮮耳斯其意毋相類乎鄙人謝不獲今倚而和之詞格誠下然直吐肺肝矣先人阡距會所僅二里許僕度竟老不能補公家萬分之一不如解官歸即故阡營半畝之宮理松楸安愚拙方今才彥寒宇內豈缺予一人何以妨賢路爲哉篇中語皆眞非有謾也往與槐謝公入關而次華陰雨中望嶽貽詩見懷僕旋和答之今幷前詩登一紙寄請斤削幸毋弃擲徒美言相市也領有二扇滯而不書還公以爲怠乎殆非也今二扇

仍書前二詩已踰夏入秋矣乃始還報者謂書之不足充公掌握且辱懷袖抵于今節候漸京二扇將捐置篋笥中不欲暴醜故伺時與之耳造物者若爲鄙人護所短明年毋令祝融秉權可也

與光祿谿田馬公書

不奉光儀益十有五年矣然念未嘗不之也在京師時客自關中來者輒道翁之精神完粹筋力强固殊不類高年人楨甚喜以爲邦有老成後生之典刑在焉乃今歸華下望三原百里所不能撥冗往見則悵悵有違欲之恨矣仙居人大司冦應公云與翁至深

楨臨發以書來屬令致之今附使往夫友朋之義歷四十年如一日若應公者非流俗中人也三石喬子爲楨言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則宣聖伐木之事信有之矣楨因歎關中自有武功鄠縣高陵三原數老以來海內之士翕然景嚮見者傾悅未見者景慕此其盛時也乃後武功高陵修文地下鄠縣老而喪明獨翁壽且康寧然不能免乳犬吠豈氣數盛衰使然哉楨每念諸鄉先生思一追躡前蹤然望塵不及輒復輟步又以數值其衰非鄙生一人獨與能振之也頃來世務益紛拏若大江風濤斯須殊狀

乘軒非樂岩居非戚也楨自顧駑下竟無稗補故往往有引躬之志獨無柰何不敢陳也亦伺間便歸耳若翁別有教指將改圖聽之至望至望

與尚書西陂劉公書

頃從州中吏得接鼎翰華軸與腆儀俱至楨登受恐愧汗流及踵自抵家來日坐塵溷思欲修訊者凡幾竟以他奪乃茲顧勤軫念若此此所爲恐所爲愧也軸中詞居多假借一非鄙生所當其云金鼎調羹郎且屬之三渠先生先生雅量有容兼四海之外以爲腆固宰相器也鄙生楨植性愚戇不能忍不平之事

淺中狹度有觸便發竟安能若所望哉今天下漸多故矣而戎馬之務最殷密勿之所圖畫與諸司之所經營率皆是力然道傍之謀淆言惑聽中制之權績効不卒今任事之臣視解印綬快如脫淖以此乃知翁退棲岩林偃仰自如乃鬼神之陰庇人世之完福也人言公年已七十矣而精力彊固骨神秀健郎少壯弗逮謂天欲倚而致太平故然楨以爲非也本之去累釋負乃能順祿若此假令今日尚羈有位則憂危勞瘁將不知作何狀老嚴之論在定神守一蓋言退靜也世不能忘我而我乃忘世此老嚴所以長生

久視而不疲也翁敭稱著在宇宙久矣又位躋八座壽登七袠丈夫福祿兼隆如此亦極矣安卧而逾百年理可卜也翁之才誠足戡定既難抒公家之急顧時未可耳翁洞窺官機一去不掉頭士論高之故楨數中之爲賀焉目前所睹記彼其人求爲漁樵而不可得也可畏哉可畏哉楨南圖在秋仲其淹吾土不即發者憚煩暑耳使來具儀將謝且請後至之辠誒抵南中更修所爲報焉

與中丞平田管公書

自歸里中日坐塵涸幾欲修訊而卒未能乃茲顧勤

長者軫念貽音惠問禎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反勞先之也關中修詞之士自近世所睹記不爲少矣厥製皆稱雋矣至其行履皭然拔跡于洿塗之中諸學士大夫蓋未嘗不推轂翁也乃茲所爲詩又閒雅沖幽若此豈孔子所謂有德必有言邪禎讀賜至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摸粉畫耳獨翁自吐胸臆披寫情性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以傳久遠睹者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禎濫竽詞曹久矣卒未有窺然顧樂稱作者之美矣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卷末明修詞之道貴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與張太微比部書

自歸里中日坐塵溷幾圖修訊而卒未能然念未嘗不之長安中也頃從長安人得翁朝夕出入甚詳蓋世態物情自昔翟公已然此顏闔所以鑿坯而遁陶潛因之託酒而逃也少年時翁與何許二翁號稱長安三才今二翁嗁與震代作社稷臣縉紳之屬咸推轂倚重自引以爲不及獨翁伏在丘園不見所長蓋世無知者耳脫有知者出拔而置之高位畀之重權則所發謀舉事濟時効功豈果居二翁下哉才器誠埒矣顧天有大數人有大命多少奇偶遂相萬也則

何怨乎僕又以祿位名壽此四者皆人之福天之加厚于物者也天道忌完而貴缺人有一于四者即足矣今翁有文名世葢千古之事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餘矣而捉筆伸紙數千言立賦其健如此即百歲不啻此翁于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有之乎固造物所靳也由華下望長安未二百里甚近顧義不得往來以申夙昔之抱僮來喘候門下眀所爲依依者如此也南圖卜在秋仲向非炎節發去久矣坐此淹吾土耳以翁或欲知附白之

與胡蒙谿少卿書

往從張太谷氏得公集誦之益慨然有感于近世之作焉古稱作者謂創制立言自明其指也今好古之士苟幸徼名往往襲而用之但可稱述難語作者故詩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則尸祝之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則莊生之刼篋也僕觀公詩屢出已見半皆昔人未吐之語所謂因境抒情隨體陳致以稱作者非邪至徵事幽奇鑄詞秀俊卽古之作者不能抗也僕仰高風舊矣顧獨不獲一面以快心焉今幸在轡而還關中又望長安不得往玄指正論固學步之子所欲聞也阻不相近柰此情何僮來申候

明所爲瞻切者如此無何且發而趨南中旣至更圖問訊茲草草未之盡也

與昝龍渚侍御書

久客初還故人近者幸而遠者不遑馳候適方計取間爲之乃勞高明軫眷使使持書函幣抵訊敝廬則公義不遺舊禮且先施也念往與公比翼俱起而公挾有六翮負萬里之圖乃天道幽昧人情嶮巇甚于太行遂令塌翅回風放吟澤畔迨于今十春秋矣而鄙人頼有天幸頗與時偶月積歲侵漸踰始望由此觀之則進不必賢退不必愚達者非才困者非駑各

信乎命之驅也則司馬李主之論非邪始公在臺中
時有質介之嶔流在衆口久而未泯今日　朝廷徵
遺居多跅弛之士以謂能解紛批難期在集事而不
恤其他矣公守躬若處子奉法如循墨治世之良臣
廟堂之儀範也以故論薦不逮名不上徹非世罕知
已知已者固多也然此指思以書達者幾李坐風阻
恐高明或謂漢廷無如楊得意者遂此府之耳鄙人
南圖卜在秋爽之候冀與公爲渭上之會展夙昔之
好肯許之乎日下麥黃公居田中視刈坐茂林咏南
風與農夫野老班荊論歲鄙人誠羨之宦途風雨不

期若頻年所聞睹者可知已田家憂不稔何嘅之慮也使歸卒卒附具中曲不能盡不能盡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三十三